

新内生理念在城中村场所中运用的基础与空间转化路径研究

刘浩东

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江苏 徐州 221000

摘要: 面对城中村“城市伤疤”的困境, 其更新需从被动应对转向内生发展, 探索保留前提下融入城市的路径。本文引入乡村复兴领域的“新内生发展理念”, 探讨其在城中村的适用性与转化路径, 该理念以本地社区为主体、整合内外资源、激发内生动力, 追求可持续韧性发展。研究结合理论与空间载体, 将城中村内生性空间划分为三类, 分析其更新潜力与难点, 结合微更新实践提炼出相关空间转化策略, 强调参与式设计及渐进更新。研究表明, 新内生理念为存量时期城中村提供了从“被动承受”到“主动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指引, 助力其实现社会、经济与空间良性循环。

关键词: 新内生发展; 空间转化; 微更新; 城中村

Research on the Foundation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Path of Applying the New Endogenous Concept in Urban Villages

Liu Haodo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China Jiangsu Xuzhou 221000

Abstract: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urban villages as "urban scars," their renewal needs to shift from passive responses to endogenous development, exploring ways to integrate into the city while preserving their identity.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Concept" from the fiel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explore its applica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 paths in urban villages. This concept focuses on local communities, integrates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and stimulates endogenous energy to pursue sustainable and resilient development. Combining theory with spatial carriers, the study divides the endogenous spaces in urban villages into three types, analyzes their renewal potential and challenges, and derives relevant spatial transformation strategies from micro-renewal practices, emphasizing participatory design and gradual updating.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new endogenous concept provides urban villages in the stock phase wi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rom "passive endurance" to "active development," helping them achieve a positive cycle in social, economic, and spatial aspects.

Keywords: New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patial transformation; Micro-renewal; Urban villages

0 引言

全隐患突出等问题饱受诟病。疫情期间, 其人口密集、设施匮乏、管理薄弱的短板集中暴露; 后疫情时代, 经济低迷叠加租户居住需求升级, 其廉价出租优势与非正规经济受冲击^[1]。城中村长期依赖外部输入、缺乏内生韧性的粗放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进入存量阶段, 单纯拆迁的外部输血模式, 既面临“改不动、改不起”的困境, 也因排斥新市民陷入“改不完”的循环^[2]。因此, 城中村亟需从被动应对转向内生发展, 探索根植本地资源、以社区为主体、内外联动的更新路径。

本研究将新内生发展理念引入城中村更新, 探索其理

论适配性与空间实现路径, 通过文献与案例研究梳理相关理论与实践, 凝练适配城中村的空間转化策略。

1 新内生发展理念的作用机制

1.1 研究综述

内生发展理论源于对传统外生发展模式的批判, 1975年起形成共识, 早期多用于乡村复兴, 强调立足乡土资源、自我导向, 保障本地对发展的掌控^[3], 标志着发展逻辑从“自上而下”到“由下而上”的转变。但后续研究证实, 纯粹内生模式存在明显局限^[4], 区域发展需在激活内部动力的同时兼顾与外部环境的动态互动^[5], 单一外生或内生模式均无法适配开放系统的发展需求, 新内生发展理论应运

而生。

21 世纪初, Ray 以制度主义与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 提出新内生发展理论框架^[6]。该理论既批判主流外生发展路径, 也扬弃纯粹内生模式, 强调以本地社区为主体, 整合内外资源激活内生动力, 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7], 消解内外模式对立, 推动发展研究转向实践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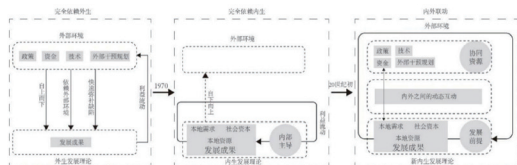


图1 新内生理念发展

新内生发展核心内涵为: 以本地自然、社会与文化资源为根本, 挖掘内部潜力, 引入外部经济、技术与智力资源, 提升本地居民资本积累、生活质量、知识能力与社会参与等综合能力^[8]。其核心要素可概括为四点: 一是以本地社区为主体, 强调自我导向与主动参与, 保障成果由本地掌握; 二是内外资源整合, 发掘本地资源潜力并引入外部政策、资本等资源, 形成内外联动机制; 三是聚焦内生动力与能力建设, 兼顾经济增长与居民素养, 培育内生动力; 四是强调实践性与可操作性, 通过落地策略推动区域韧性发展与良性循环。

1.2 新内生发展的城中村适配性与空间载体

新内生发展理念强调通过互动协作实现内外平衡, 以外部资源催化激活内生资源, 推动地域可持续发展。相关研究将区域资源划分为两类: 外生性资源指非根植本土的政策、资金、技术等, 为内生发展提供支撑; 内生性资源指本土的自然、经济与人文资源^[9]。

该理念可直接移植至城中村更新领域, 核心源于城中村与乡村的同源性及其发展困境高度相似。从地域生成看, 城中村是城市扩张中被纳入的乡村聚落, 社会结构保留乡村血缘地缘的社会网络与认同感, 空间肌理底层逻辑为乡村聚落模式^[10]。从经济模式看, 二者均依赖可支配空间获取收益, 乡村依赖土地农业收入, 城中村依赖租金经济, 共同面临经济模式脆弱、内生转型动力不足的困境, 存在依赖外部输血、发展路径单一、社区认同弱化等问题。因此, 新内生发展“以本地社区为主体、整合内外资源”的核心路径, 对城中村更新具有适配的方法论意义。

空间是社会、交流与经济的统一体^[11], 也是该理念在城中村落地的核心媒介: 内生资源激活需空间培育赋能, 外生资源接入需优质空间承接。适配新内生发展的空间载体, 需规避脱离功能的形式主义改造, 重点承载激发经济

潜力, 强化社会互动与集体行动, 核心要求为具备触媒效应、以本地社区为主体介入、坚持参与式过程不破坏本土内生资源。

实践中, 微更新因小尺度、低成本、渐进式特点与城中村复杂环境适配^[12], 是该理念落地的有效手段。微更新不仅是空间改造, 更是打造根植本地资源、催化社会交往、支持经济互动、链接外部资源的功能性平台。

2 城中村空间内生性分析

2.1 城中村新内生的特殊性

城中村空间密度高、社会关系复杂、经济模式依附城市、产权模糊, 同时承担城市低成本生活空间供给功能, 因此应用新内生发展理论时, 需结合其特殊性调适。

城中村除原村民外, 外来租户与商户构成复杂利益格局^[13], 其治理本质是不同群体的利益协调整合, 确立本地主体性需兼顾三类群体需求, 凝聚发展共识。其核心资本除低廉租金优势外, 还包括区位优势、混合功能与社会多样性, 嵌入城市系统使其可对接城市产业创新要素、与周边城区形成功能互补, 因此城中村更新既需注入发展动力、提升居民福祉, 更要承担城市低成本空间供给、社会融合的缓冲功能, 通过利益整合推动利益共同体形成。

新内生发展理念在城中村落地的核心切入点是物质空间重构, 空间既是城中村各类问题的集中体现, 也是承载社会网络、经济活力、文化认同与链接内外资源的物质基础, 挖掘新内生发展潜力需先系统辨识解析城中村的内生性空间资源。

2.2 城中村内生资源空间类型与更新潜力

新内生发展理念适配城中村的核心基础, 是其内部蕴藏的社会网络、非正规经济与空间肌理等内生资源, 这些资源依附特定物质空间, 通过使用互动得以强化。基于城中村物质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过程, 可辨识出三类具备内生属性与触媒潜力的节点空间, 其特征与更新潜力如下: 一是社会触媒空间, 即街角、商铺门口、楼道公共区等居民自发形成、高频使用的空间, 社会资本密集但品质低、功能不完善, 通过更新优化可将空间内隐性邻里互助行为, 通过环境提升与持续运营固化为社区凝聚力, 为更新奠定主体共识基础; 二是对外接口空间, 即社区服务中心、卫生所、广场等公共服务场所, 功能明确、具备专业吸引力, 但在城中村中因宣传不到位等原因, 其使用率往往较低, 通过设计与运营优化可有效嫁接外部政策、医疗、养老等资源用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 是实现“内外联动”的核心载体; 三是潜力发展空间, 即空置房屋、产权模糊

的消极间隙、背街巷道等,总量大、分布散,是城中村空间与经济再生的核心储备,一方面可依托区位与租金优势引入微创业、共享空间释放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可通过公共设计与导视系统,增强内部流动性并衔接外部主街,构建内生活力网络,推动发展红利向内渗透。

3 城中村新内生发展空间的转化路径

3.1 空间更新目标

基于前文对城中村内生空间资源的系统辨识与潜力解析,结合新内生发展的核心内涵,城中村更新需锚定精准的空间目标,以适配本土需求的改造实现可持续发展。新内生发展与微更新核心逻辑一致,均以空间改造为核心抓手,重塑城中村社会与经济生态,核心聚焦两大落地目标:一、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以微更新在不破坏原有空间肌理的前提下,优化居住环境与安全水平,通过公共空间提质促进邻里互动,增强居民归属感与主体意识,凝聚社区发展共识。二、是激活内生经济活力。联动周边城区实现功能互补,以节点更新盘活闲置空间,适配城市需求培育小微业态,推动城中村经济深度融入城市体系,实现可持续经济振兴。

两大目标互为支撑、层层递进,最终以空间更新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推动城中村从被动承接外部冲击的脆弱单元,转变为具备自组织能力城市良性组成部分,也为后续空间转化策略的制定明确了核心导向。

3.2 空间转化策略

新内生发展理念在城中村空间的落地,需转化为具体设计策略,通过梳理优秀微更新实践,可提炼出回应内生发展核心机制的三大空间干预策略。

针对社会触媒空间的“识别赋能”策略,核心是精准识别居民自发形成的交往节点,以最小干预设计强化其公共属性,唤醒社区主体性。以上海“旧里新厅”项目为例,设计聚焦街角、檐下等高频触媒点,通过微创改造拓展集体生活场所,兼顾空间亲切感与环境品质提升,引导居民从被动使用者转变为空间共建者与共识建构者,回应了“以本地社区为主体”的内生逻辑。

针对对外接口空间的“开放链接”策略,旨在将封闭或功能单一的公共服务空间,转化为内外资源交汇的窗口,通过友好设计与参与式运营,实现外部资源与社区生活的深度嵌合。成都“巷子里”项目为典型样本,设计打破内外边界、以无障碍设计营造包容性环境,运营依托空间引入多元活动与社会组织,使其成为链接外部资源与社区需求的孵化平台,通过空间媒介实现外生资源的内生转化,

回应了“内外联动”的核心机制。

针对潜力发展空间的“网络激活”策略,着眼于将零散空间节点串联为系统化活力网络,释放存量空间潜能,引导外部活力向内渗透。重庆清水溪项目通过在地元素提取与导视系统构建,将消极空间串联为兼具烟火气与潮流感的场所序列;苏州河武宁路桥下驿站通过组件化设计,在桥下消极空间植入复合功能,打造社区公共平台^[4]。二者均通过节点塑造与系统串联,激活了潜力空间价值,为内生发展动力生长提供了空间载体。

上述三大策略层层递进、互为支撑:识别赋能培育社区内生节点,为资源链接奠定主体基础;开放链接实现内外资源交换,为社区注入发展动能;网络激活将动能传导至全域潜力空间,推动局部更新向系统活力网络转化,共同构成完整实践路径。参与式设计贯穿全过程,其意义不仅在于保障空间契合居民需求,更在于将更新塑造为社区能力建设与共识凝聚的社会过程,推动设计师从方案制定者转变为协作赋能者。

4 结语

新内生发展理念其以本地资源为基础、社区为主体、内外联动为路径,契合城中村依托社会网络、低成本空间与非正规经济存续的核心特征与城中村更新有着高适配性,核心是倡导“地方主体性”复兴,即植根地方资源与社群网络,与外部建立平等双向的互动。

本研究通过理论移植,推动设计师与社区重新发现城中村被忽视的内生资产,将其转化为链接外部资源的筹码,在此理念下的城中村空间更新并非单纯环境美化,而是通过物质空间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居民可感知的日常实践,实现从空间更新到社会发展的跃升。针对城中村经济活力衰减、居住环境窘迫的双重困境,本研究构建了从诊断到设计的空间转化路径,通过识别社会资本、空间载体与外部资源的联结,以渐进式微更新与参与式设计激发内生动力,推动城中村从“被动承受”向“主动发展”转型,未来可针对不同区位城中村展开类型学比较与差异化策略研究。

参考文献:

- [1] 刘小毓,冯瑶,吴冰等.深圳城中村社区平疫结合基础设施网络构建研究[J].低温建筑技术,2022,44(01):33-39.
- [2] 叶裕民,唐一可,张理政.论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目标转型: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和新二元结构治理[J].规划师,2024,40(08):1-10.
- [3] 高远博.代际交往视角下全龄养老社区多层级公共

空间设计[D]. 山东建筑大学, 2022.

[4] Barke M, Michael N. The EU LEADER Initiative and Endogenous Rural Developmen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gramme in Two Rural Areas of Andalusia, Southern Spain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1997, 13(3): 319-341.

[5] Shucksmith M. Endogenous Development, Social Capital and Social Inclusion: Perspectives from LEADER in the UK [J]. Sociologia Ruralis, 2000, 40(2): 208-218.

[6] Ray C. Culture Economies: A Perspective on Local Rural Development in Europe[R]. Newcastl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 2001.

[7] Ray C. Culture Economies[R]. Newcastle: Newcastle University, 2012.

[8] 张文明, 章志敏. 资源·参与·认同: 乡村振兴的内生发展逻辑与路径选择[J]. 社会科学, 2018 (11): 75-85.

[9] M ü hlinghaus S, W ä lty S.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Swiss mountain communities[J]. Mounta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01, 21(3): 236-242.

[10] 田鹏. 地域社会学视角下的乡村都市化与村落转型[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6, 15(04): 110-117.

[11] 列斐伏尔 H.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2] 徐英. 触媒视角下宜居社区生活圈公共空间微更新探究——以镇江丁卯社区为例[J]. 装饰, 2023 (02): 134-137.

[13] 叶继红, 杨鹏程. 利益分化、差异共融与城中村治理[J]. 理论与改革, 2019 (04): 177-188.

[14] 张斌. 从日常到紧急——苏州河武宁路桥下驿站设计[J]. 建筑学报, 2022(10): 16-23.

作者简介: 刘浩东 (2002.12-), 汉族, 山西长治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老旧城区活化研究。